

叢書集成續編



# 叢書集成續編

第 119 冊

集部

上海書店



# 第一一九冊目錄

## 集部

### 別集類

何太樸集十卷	明·何棟如撰	(金陵)	一
銅馬編二卷	明·楊德周撰	(四明)	九七
藏密齋書牘一卷	明·魏大中撰	(樵李)	一三九
泊水齋文鈔三卷詩鈔五卷	明·張慎言撰	(山右)	一六一
問山亭主人遺詩正集一卷續集一卷補集一卷附錄一卷	明·王象春撰	(喜咏)	二三五
溫忠烈公遺稿二卷附錄一卷	明·溫璜撰	(吳興)	二六三
靜獻齋遺文四卷	明·董斯張撰	(吳興)	二七九
無類生詩選一卷	明·郎兆玉撰	(武林往)	三一
北燕巖集四卷	明·黃公輔撰	(廣東)	三三九
袁督師遺集三卷附錄一卷續刻一卷	明·袁崇煥撰	(滄海)	四二一

如此齋詩一卷	明·張瑋撰	(百爵)	四七七
卓光祿集三卷	明·卓明卿撰	(武林往)	四八九
蟋蟀在堂艸一卷	明·顧凝遠撰	(吳中)	五三三
江注詩集四卷	明·江注撰	(安徽)	五三九
北征集一卷	明·祿洪撰	(雲南)	五五七
卧月軒稿三卷附錄一卷	明·顧若璞撰	(武林往)	五六七
李行季遺詩一卷詩餘一卷	明·李達撰	(貴池)	五八七
秦齋怨一卷	明·葉紹袁撰	(郎園)	六〇三
鷗吹二卷附集一卷梅花詩一卷	明·沈宜修撰	(郎園)	六二一
落落齋遺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李應昇撰	(常州)	七〇五
清溪遺稿一卷不朽錄一卷清溪公題詞一卷	明·錢啓忠撰	(四明)	八五三
桐庵存稿一卷	明·鄭敷教撰	(丙子)	九一七

敘

所貴於辦天下事者在有超于天下之識有越于天下之才  
有決于天下之膽有先于天下之機四者備矣聽於用天下  
人之人斯人也以術籠眾以巧藏身柔嫵輒美玩弄天下之  
賢士大夫賢士大夫當之能無終厄乎哉吾讀吾亡友太僕  
何公遺集而咨慨益深矣當遼禍之酷也太僕方以嬰稅璫  
奪錄存一息於詔獄九死之餘拜南職方郎毅然請纓急難  
攘夷募銳士羅豪杰不難傾家從事力請提一旅當先出關  
抗方張之虜三上書當國柄者謾應而膜視之唯唯否否而  
已於是忌者視風旨尼百端甚至以糜軍需中以軍興法逮  
繫詔獄考掠如向者忤稅璫加甚焉嗟乎語遼難於三十年

丙十四

何集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未萌前者太僕也當為李官荆襄時兩臺倚為左右手全楚  
人望屬焉慕岡馮先生尤器重之兩被詔獄詞不回撓羣忌  
搆禍屹立如山賴廟社之靈不即瘐死其早所薦列皆當世  
大賢及雄勇遺弁草澤智計之士斯其人之識之才之膽之  
燭機何如者令柄國者能若晉溪之于文成新鄖江陵之于  
襄毅使太僕盡展胸臆彼遼禍之烈蔓至今日決裂于逆寇  
有如是乎昔高陽孫公嘗語余曰何職方名家子學有淵源  
胸具鈐紀何所砥於僚長譁于人口不至竭一臂之用惜矣  
乎語尤炳然在目噫太僕生平研精理學宗朱程考究國憲  
彰祖訓以至天官地經三式諸書旁及風角鳥占靡不精解  
出究則斯集所未及行也太僕諸子錚錚負氣誰能讀父書

因集所遺藁稔類成帙問序於余念余之知公最深為之涯  
略以弁其端讀斯集而志存天下者能忘九京不可作之嘆  
歎乎通家眷弟宋劼頓首拜撰

丙十四

何集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傳

何棟如字充符一字子極號天玉少時讀書山寺除夕家人促歸方研毫苦思不輟舉萬曆二十二年鄉試二十六年成進士除襄陽推官值板角苗亂薦廢將王一桂討平之遂以知兵名中使陳奉奏開襄陽青山礦棟如察為顯陵來脈繪圖上聞事得寢後奉至襄檄府佐如屬吏棟如曰理官係天子吏中貴人安得檄旋代知府事奉集打手欲劫而辱之以棟如有備乃止及開穀城礦無所得官民被掠大閱執梃起棟如執奉黨羽二十五人坐以劫庫律擬絞以聞後五日奉亦具疏上神宗裂之不問亡何奉造蜚語言擊殺天子稅使帝大怒首逮棟如榜掠之襄陽人赴闕訴冤不聽繫獄四年

丙一四 小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棟如日從馮應京授易談兵未嘗以患難挫志會因星變釋歸時父湛之尙健棟如隨侍左右園館華曠張燈置宴分韻賦詩極天倫之樂家居十七年天啟初起南京兵部主事適遼陽陷議募兵往救棟如自請行遂齎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抵通州而廣甯復失又自請出關視形勢乃進太僕少卿充軍前贊畫兩疏請論經撫功罪又請非時考察京官朋黨朝貴大恨誣以冒餉逮獄拷掠氣絕復蘇坐贓謫戍滁陽崇禎初復官致仕六年具疏言時政十年言留都兵事兵部尙書范景文薦之未及用而卒棟如晚年與楊廷俊陳我如友善建龍德書院於烏龍潭上講學其中著有搢園稿出山疏牘初穀商音徂東草恢復議石城會語又輯實用編經

武編近溪要語 金陵通傳

丙十四

小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上元何棟如

奏疏

忤璫被逮疏

奏為微臣奉職秉公稅使積隤修悛懇乞聖明俯察枉情以彰公道事該湖廣稅務監丞陳奉一本為楚臣上下朋謀勒指清察餘糧展轉甚難懇恩申飭等事奉聖旨前有旨清察庫藏積餘銀兩一半解用知縣王之翰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乃敢抗違推諉王之翰邸宅都著革了職為民當差不許朦朧推用何棟如著錦衣衛差的當官較星夜扭解來京究問如再有不遵的重治不饒其積貯倉穀原係救荒政事豈

丙十四

何集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宜變賣還著炤舊存留以備賑濟該部院知道欽此據稅監疏參臣入簾不行察盤署印不解錢糧要將臣降調以為不服差委之戒今奉旨逮問臣方引咎席藁豈敢擅為辯白竊念臣一介草茅叨中甲科自分捐糜矢圖報效邇者大工乏用至厘聖心屢奉嚴旨一則曰不忍加派小民一則曰不許擾害地方臣雖無錢糧之責每思協力調停將順德意豈敢抗拒推諉以負臣子匪躬之義但臣于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到任十二月內蒙按臣委長寶兩府及均州理刑共計八箇餘月至七月終又蒙取入簾充同考試官而奉來委察盤臣以按臣原票示之當時關防嚴密不容分身以赴別委後因知府盧學禮陞任復蒙撫按委署府印于十月初六日接管

彼時案察本府一應積餘各項錢糧俱于九月內陸續解完見有本監批迴在卷可據奉亦于十月十三日事畢出疆不知有何錢糧未解乃云不服差委也誣捏昭然無俟深辯第奉之恨臣嫉臣必欲甘心于臣者則有其故臣請冒死為皇上陳之稅使陳奉兇狠異常貪婪無厭府州縣衙經過之處俱索見面常例臣以貧官不能曲從以此起釁及清察餘銀奉要將積貯倉穀盡數變買臣以儲穀備荒國之大政民命所關豈容擅動彼此議論相左奉以為抗拒其憾遂不可解今賣穀之說皇上業已軫念地方仍留備賑則臣之所執者是耶非耶至於棗陽縣青山礦洞在顯陵一百四十里內臣懷宗社之慮安得不繪圖申請以議包納穀城縣打劫庫藏

丙十四

何集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獲人贓器械可證臣為刑名之官安得不從實鞫問以正法紀臣之所重者龍脈所奉者明旨所遵者國法所循者職幸並未敢不服差委以取抗違推諉之罪且襄陽一府稅課除委官章夢麒等各處重收疊稅每年納銀三四萬兩外更有門攤坐稅支用公費贖餞科罰各項每年約二三萬兩襄陽府庫除積餘銀九百兩外盡去正項銀五千二百兩外私索孝順銀一千兩七州縣除積餘銀三千五百兩外又私索孝順銀六千兩更有使用大耗其數不費隨委隨行隨徵隨解夫以錢糧十餘萬兩而取辦于八九箇月之內不為不多不為不速皆繇臣等府州縣官協恭同心理停設處今云不行察盤不解錢糧則一應積餘果誰為開報各項徵解抑神

輸鬼運耶臣職掌刑理原無錢糧之責在任未久並無別項  
差委奉以積恨在前相左在後乃借抗拒之名罪臣以修慝  
此臣所日夜痛心瀝血而不得不哀鳴于皇上之前者也夫  
各省俱有礦稅未聞數速有司今崇崇楚囚南冠而繫者道  
路接踵豈各省官俱恭順而楚臣獨不然哉則奉之荼毒縉  
紳以張威勢真情畢見矣伏望勅下部院轉行彼處撫按察  
勘臣曾否取考入篋果否不解錢糧不服差委事之有無虛  
實從公具奏以俟聖裁微臣死且不朽干冒宸嚴臣不勝限  
請待命之至

越縷疏

奏爲三世四受國恩請纓勉圖報效事臣家世居南京原係

丙十四

何集一

三

金陵書畫  
蔣氏校印

常州府無錫縣軍籍自臣祖先臣何汝健中嘉靖癸丑科進  
士官止浙江布政司右參議臣父先臣何湛之中萬厯己丑  
科進士官止浙江布政司右參議臣叔先臣何澐之中萬厯  
癸未科進士官止四川道御史臣復叨中萬厯戊戌科進士  
承乏湖廣襄陽府推官在任一年有半以礦稅被逮繫獄四  
年已蒙恩旨放回原籍爲民初遇恩詔准冠帶閒住再遇恩  
詔准以知縣起用是臣一門之內凡四受恩榮上封父母下  
及妻子誥勅煌煌不一而止臣更蒙皇上不殺之恩玉成之  
賜卽粉身碎骨無可爲報者臣自放歸以來迄今二十年惟  
奉先師湖廣僉事臣馮應京之教開立講堂會同所識俊秀  
修明有用之學庶幾藉手以報皇上恩賜于萬一耳不意逆

酋以李成梁殺其祖父之仇報復于四十六年之後覆軍殺  
將略地攻城幾無虛日且有浙江奸民徐秀峰爲之謀主叛  
將李永芳佟鶴年父子爲之嚮導以致勢益猖獗近且以奴  
酋移師攻朝鮮告矣臣身雖放廢然仍含齒戴髮于聖朝之  
土地其敢忘我皇上無疆之恩私其所學而不急天下之難  
用是敢請于朝除遼陽之事有熊廷弼經略于外不具論若  
于三輔要害及河南山東咽喉之地假臣以備兵之任容臣  
便宜從事臣敢當招徠天下忠義之士召募四方敢勇之夫  
練成君子軍一營以備朝廷緩急之用不效則請治臣之罪  
爲人臣欺君者之戒臣讀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卒不  
練習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此千古不易之定論也

丙十四

何集一

四

金陵書畫  
蔣氏校印

今之號稱名將者有一于是乎不過恃其弓馬技藝蓄養降  
夷爲家丁勇敢直前耳曾知練兵之法使師有紀律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否曾知謀定而後戰甯鬪智而不鬪力  
否曾知中國之長技與火與車散則爲陣合則爲城進則可  
戰退則可守否皆茫然不知也今之爲士卒者曾練其心志  
使知忠君愛國之誠親上死長之義畏我而不畏敵甯死于  
敵而不死于法否曾練其耳目使知晝視旌旗夜聽鼓聲奇  
正倏更起伏中節否曾練其技藝使一可當十十可當百百  
可當千千可當萬否皆茫然不知也如此安得而不敗安得  
而不全軍覆沒耶若假臣便宜使自擇知兵之將日夜訓練  
遲則三年速則一年必能使士卒撼之不動如岳家軍必能

使偏裨面中六矢不動如睢陽之守將必能用計盡殺東夷之馬盡沈東夷之船盡焚東夷之糧草繫奴酋之頸于闕下以洩朝廷之大忿此臣素自期許與臣友原任山東僉事都司臣李呈芬直隸滄州布衣臣張思仁力所能辦者也然當事者所以絀臣者曰有兵必有餉今司農告匱極矣安所得多餘之餉以供此格外之用乎以臣之愚則深見天下之兵原足以斃虜而天下之餉原足以供兵但未得忠貞有幹力之士深思而力任之耳今天下足餉之策有四一曰廣鑄錢二曰清海田三曰稅番船四曰還淮課皆不可搜括于民而自足于用者倘蒙皇上特恩寄臣自效臣請得別疏縷陳而臆列之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伏候聖裁

練兵疏

奏爲直陳練水火二軍以圖全勝以靖夷氛事臣家三世四受國恩未有涓埃之報臣向以礪稅註誤速繫四年蒙神宗顯皇帝不殺之恩放歸田里近蒙兩朝恩詔起用奉旨陞授今職是臣以一身受三朝知遇即摩頂放踵不足酬也日接邸報見奴酋三月十三日空國入犯攻破瀋陽殺官軍獲火器兵餉無算續接李光榮塘報奴酋又攻進遼陽小西門臣不勝憤恨仰天歎曰甚哉兵之難言也非用功二三十年細心研究留心真正將材與一應奇謀異術之士多方以誤之未可徒關力勝也臣固非知兵者然奉教于先師久矣反覆圖維惟有練成水火二軍可以勝之而一切尋常格套不與

丙一四 何集一 五 金說書 蔣氏校印

焉何謂火軍臣聞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披堅甲馬首兩旁皆夾長槍對陣衝突我軍莫當無怪其屢入而屢得志也臣于神宗朝曾上請纓一疏言中國之長技在火與車突而邊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取勝若製得武剛大車偏廂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礮數千位結爲三陣鼓行而前則虜馬不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恃而無恐虜箭縱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銃礮擊之遠者可擊十里近者亦不下數百步更番迭換夜以繼日人馬俱碎營寨可燒倘假臣便宜招募知火器之人擇知火攻之將統領而訓練之計虜兵十萬可十戰盡也何謂水軍臣聞奴酋建州新寨三面皆水一面阻山我軍縱得勝長驅猝未

易下且虜空國獨當一面分兵擊之則不敵合兵圍之則不能昔廣東總兵王鳴鶴與臣講究海運良牛謂宜召海上貿易大船可千石以上者官五民三勿令太重宜炤時給價免其抽稅船之堅固既百倍于官造載止八分又無患乎漂搖其船上領袖與眾水手無不齎力過人武藝精強若以船之大小多寡爲序自哨把以至參遊皆給空頭劄付有功者實授又主之以副經略統之以大將左之以督餉監軍道如漕運故事則人樂爲用不惟歲省百萬金錢且練就數萬水兵誠百世之永利也臣邇見遼東轉餉多買舊船招集亡命領之船與人不相宜人與海不相習以致漂沒運船數十艘餉米四萬石可爲寒心以臣愚見于淮陽登萊之間添設一副

丙十四 何集一 六 金說書 蔣氏校印

經略衙門召募大海船三百隻名爲轉餉實則官兵與遼陽  
經略互爲聲援一同進剿虜必空國迎敵臣率水軍直搗建  
州破其巢穴則進無所利退無所守成擒必矣兵法曰兵以  
正合以奇勝又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自古及今未  
有不出奇而能制勝尤未有計不出于萬全而能百戰百勝  
者如臣水火二軍之說皆虜之所短中國之所長我可以制  
虜之死命虜不能得我之要領況統真實知兵之將練十萬  
兵如一人十萬人同一心而佐以奇謀異術之士各出其長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縱橫變幻不可方物虜卽至豈能以  
抗中國全勝之術哉今之知兵之將文莫若原任武康知縣  
馬紹愉武莫若見任淮安中軍參將李呈芬奇謀異術之士

丙十四 何集一

七

金陵書  
將氏校印

有太原武舉王承學遼東參贊布衣張思任麻城布衣鮑從  
龍福建布衣蔡鼎山東布衣賈明治皆抱負不凡當破格取  
用其餘中原豪傑草澤英雄臣所知者又當盡數錄用別爲  
一營專用衝鋒截殺則人自爲關一可當百大約火軍三萬  
水軍一萬衝鋒軍一萬足以成師一應水火器械盔甲兵餉  
賞資之需每年五百萬足以應用火軍衝鋒練于山海關經  
略主之水軍練于海上副經略主之或分或合無所不可第  
非假以大權不能便宜行事非另懸賞格不能鼓舞人心非  
大捐帑藏未免掣襟露肘非力排羣議未免惑眾害成伏願  
皇上謀之于眾斷之于獨當事諸臣亦念任事之難成功之  
不易如同舟遇風不分胡越同室敕鬪不暇纓冠共爲出奇

制勝萬全之計臣一得之愚懷之有日激以忠憤不嫌自薦  
謹用披瀝上瀆天聽伏乞俯收末議深思惟斷乃成之一語  
勅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速賜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摺巢疏  
奏爲申明前疏共勦逆奴事臣以募兵之役駐劄浙省六月  
十八日閱邸報見遼東撫臣王化貞一本爲亟調水兵多調  
川兵以資撻伐事欲調浙江沿海水兵七八千從海道繇鴨  
綠鼓柁而東直指黃龍江邊出奴寨之後正與臣前疏練水  
軍摺巢一款大同小異臣邇見浙兵連年敗衄調發如履陷  
阱所在鼓噪不可勝誅何如用臣之言于沿海一帶招募番  
商大船將與兵兩得之爲便也以此時番商無米可賣船俱

丙十四 何集一

八

金陵書  
將氏校印

空閒若炤時價雇募固所樂從又懸參遊千把總哨官名色  
鼓舞其眾將人人用命之不暇計一船百人百船可得萬人  
就中英傑何所不有而官給以佛郎虎蹲大礮百子六合等  
銃及飛鎗飛刀飛劍火箭之類則一可當百計萬人可當十  
萬視調沿海水兵事出萬難一時不能湊集卽湊集而安家  
衣申行糧動以十數萬計者何啻天淵此外再調取廣東近  
年所得紅毛番大礮二十位招得香山嶼中慣放大礮之人  
十數名亦用海船逕達遼陽計程兩月可到彼此各盡所長  
或改臣北兵部官銜使獨當一面欽給關防一顆賜旗牌二  
面使得便宜行事臣當親率水軍直搗奴酋巢穴出其不意  
攻其無備臣保爲陛下斬此逆酋與逆賊李永芳等以釋九

重宵旰之憂不效則請治臣之罪以爲力小任重者之戒但  
招募海船非得餉銀不可臣察萬厯四十八年南京戶兵工  
三部及應天府有助遼餉銀十萬兩以光宗皇帝登極大發  
帑藏尙貯本兵庫中未用宜速差官解至浙省聽臣調度一  
應水軍急需嗣後發數十萬兩陸續接濟或以浙江調水  
兵八千之餉付臣支應卽師行糧從既富且教何事不濟何  
功不成若虞孤軍不宜深入有御史游士任所招淮徐各兵  
可爲後繼只要遼東撫臣與經略聲言進兵捷伐奉制數月  
計冬春之交可以奏捷于闕下臣籌邊二十餘年算奴亦幾  
十載爲同里好臣百計中傷使不得早行其志以至奴勢益  
猖而後以南職方起臣田野幸臣堂官衛一鳳及戶部尙書

丙十四

何集一

九

金陵遺書  
附氏校印

汪應蛟工部侍郎張輔之與九卿科道知臣之深相與推穀  
委以募民五千入援臣甫到任三日卽罷勉從事搜羅天下  
英傑有謀之士共矢天日圖報朝廷但苦餉難辦雖已典  
賣田房一二千兩稍濟軍需然以先臣清白之遺所有無幾  
終難濟事懇乞皇上下大奮神斷下部催覆仍令該部早發兵  
餉交相贊助再勅御史游士任與臣合兵進勦功成之日一  
併敘賞必能同心協力共奏膚功事無可疑時不容待惟求  
該部作速議覆早日則生民早免一日征發之苦宗社早  
享一日安甯之樂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募兵告竣疏

奏爲恭報募兵事完乞勅安插地方以便訓練事臣自四月

十一日上任十三日卽奉堂委募兵五千入援二十八日起  
程五月十四日抵浙值撫臣蘇茂相奉有嚴旨調兵一萬征  
遼要得頭運兵到齊方允臣募直至六月初六日方遣原任  
廣東總兵標下千總官宋鴻儒先募于處州次遣南京水兵  
營把總官金平吉加銜把總周宗懋張國平等募于金華再  
次遣加銜千總鄭涵略募于衢州共得壯丁五千家丁一千  
將官及雜流五百餘員名先于八月初八日差加銜守備馮  
元吉押兵三千又于十一日差加銜守備宋鴻儒押兵一千  
五百臣于九月初八日親押兵五百家丁一千次第啟行前  
進緣內外守備大小九卿科道會議時正值遼陽初破之際  
諸臣恐虜騎長驅京師震驚委臣募兵爲入援之舉則此兵

丙十四

何集一

一

金陵遺書  
附氏校印

應駐三輔近地訓練以待朝廷緩急調用無可疑者或登萊  
或天津或青徐之間皆屬要害之區所應駐紮之地也至于  
會議額餉十五萬兩除工部二萬不發外臣自帶四萬五千  
其餘八萬五千發不以時耽延日月致令將士小糧費去三  
千七百四十三兩七錢八分殊爲可惜若募兵連安家衣甲  
行糧每名十八兩五錢計正兵家丁雜流塘報共五千九百  
二十六名每名給銀十八兩五錢共給一十萬九千六百三  
十一兩各官員下家馬丁五百五十二名每名給銀十兩零  
五分共給銀五千五百四十七兩六錢將官一百三十四員  
共給安家等銀二千四百一十四兩四錢軍器火器共銀一  
千七百八十七兩四錢二分九釐旗幟銀三百一十四兩七

錢一分八釐優船銀四千八百三十八兩四錢七分響器金鼓十副共銀三十六兩四錢三分銅鍋六百口銀三百六十三兩雜用差使盤費共銀六十一兩四錢五分發兵犒賞花紅銀二百八十八兩六錢二分五釐聘請謀士吳士昇婁獎等十名共用銀一百一十兩給過造皮甲銀一百三十一兩造腰牌銀二十六兩二錢畫士二名安家等銀共二十四兩一錢醫生十三名并肩箱十三名藥價安家等銀共三百零五兩二錢四分已上共用過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五兩四錢四分二釐除戶兵工三部發銀一十三萬兩內除已前用過外尚餘銀三百八十四兩五錢五分八釐此支銷之數也但將士至六千五百人不為不多矣自八月初八日起至十

丙十四

何集一

一一

金銀書  
附氏校印

一月初八日止三月行糧之外不知一應糧餉并操賞等費當于何衙門支給懇乞皇上批發戶兵二部從長酌議停妥速發餉銀接濟即命就近巡按御史炤數點驗過將淮安軍門中軍遊擊李呈芬加副總兵銜為臣主將彼此竭蹶趨事日討軍實而訓練之計半年後六千五百人可當六萬五千之用加以火器五層更番迭打水陸舟車鉤鐮板斧腰刀佐之何啻不破何功不成此臣之生平自許與臣同事諸人力所能辦者也只查甲軍器火藥未完火車戰馬未備若于駐札就近巡撫衙門及鹽運司量支二三萬金便足旬當不然器械不利與無器同卒不練習與無卒同即臣亦安能驅市人而使之戰哉伏乞皇上省覽下部作速議覆施行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薦文武邊才疏

奏為直陳遼事敗壞之緣與轉敗為功之要特薦文武邊才以保危疆以圖恢復事臣觀奴酋小醜狡焉啟疆戰勝攻克非有他奇謀異術也不過幼習弓馬上下同心信賞必罰招納中國亡命探我虛實為之內應而已使自開部以至經撫道將人盡知兵必當以中國之所長攻其所短日日練兵時偵探收拾未叛之人心體恤將盡之物力胸中確有成算臨敵自不張皇乃諸臣只以弓馬對弓馬是以中國所短擊其所長且士卒不練間諜不遺盡括遼民為兵出戰反以川浙兵守城又運到糧草溼爛不堪價日騰貴人馬不得宿飽

丙十四

何集一

十二

金銀書  
附氏校印

成算未聞私鬪日甚以致軍吏離心甘為虜用將官輕動遂至喪師與言及此良可痛恨嗟嗟自有遼事以來凡四年于茲所損中國人馬何啻百萬所費朝廷錢糧何啻千萬熊廷弼始以欲歸之速輕薦袁應泰經略已失遼陽終以使氣之過不與王化貞相和又失廣甯所經何事所畧何地負朝廷非常之寵榮失中原士民之仰望使天子憂危于深宮之內人心驚惶于屢敗之餘與巡撫王化貞皆罪不容誅法當速問者也為今日計惟有收拾殘兵付一賢能大將撫摩而煖休之使其喘息稍定即行訓練而武弁中惟鳳陽軍門中軍遊擊李呈芬可當此任次則鳳陽衛指揮高階亦可為偏裨之選其餘一應錢糧軍器火藥車馬之類必得真實邊才共

爲料理方有頭緒臣不暇遠舉即在廷諸臣中習知兵法才望素著堪託軍政者有禮部侍郎孫承宗京營僉都御史李宗延光祿少卿李之藻尙寶少卿熊明遇堪爲監軍司道者有濟甯道參政熊文燦戶部郎中田一井通州管倉郎中李孔度兵部員外車朴原任遼東道參議郭佳領堪爲贊畫者有原任武康知縣馬紹愉會試應天舉人宋獻湖廣舉人甘籛浙江舉人孫履恆徽州監生程近輝布衣徐蚬李廷森趙仲聖以上諸臣皆近在登穀之下只熊文燦在濟甯相去不過千里馬紹愉雖係蜀人將以起服至京惟皇上速召用之定能使亂爲整易危就安不負臣之所舉其隨臣押兵將官宋鴻儒等一路勤勞才多可用乞各賜欵依爲誘掖獎勵之地庶感恩圖報滅虜有期臣世受國恩未能仰報萬一值京邊危難忠憤內激謹直抒所見冀以少裨廟謨惟賜電覽雷斷施行臣不勝厚幸之至

丙十四 何集一

十三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遼事危急疏

奏爲遼事日就危急朝議尙爾遲延請立賜宸斷使事權歸一以保門庭以安宗社事臣奉行邊贊畫之命于初三日辭朝隨卽起行見一路士民流離顛沛之狀所不忍言正欲奏聞以不得廣甯眞信而止至十五日抵山海關遇總兵孫顯祖問其消息始知奴酋已入廣甯聲言取朝鮮西虜卽移兵取山海關此實緩我調兵懈我防守之計一旦突然而來何以禦之而經撫道將無一人在關外者雖有客兵二萬客將

二三十員又以經撫謝事不管行邊兩大臣勢位相軋不便專行以致軍民擾亂柴米湧貴所在生心一如廣甯故事何天心之未肯厭亂疆場之不幸至此極耶除一面與行邊兩大臣商議急教生民急安兵眾急分諸將各守要害外懇乞皇上嚴勅管三部侍郎王在晉與督餉侍郎李長庚速運糧草解套甲火器至關庶人心有所恃而無恐撤經撫道將分別是非功罪各正典刑庶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至于中東西三協各要設總兵一員監軍道一員增足額兵三萬人其餘沿邊各口子要增足額兵一二萬人各敵臺要添兵十餘人軍器火藥銃礮盔甲稱是庶盡地而守各有責任在身不致如尋常虛應故事則東事尙可支持若再遲延不斷恐機會一去不可復回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丙十四 何集一

十四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乞休疏

奏爲臣心欲盡臣病忽增請乞休致以全晚節事臣二十五年進士年半推官四年逮繫十九年家居三日主事十月募兵押至通州正值廣甯敗亡之際樞臣行邊蒙皇上超擢今官特承勅命訓練所募浙兵臣自分練成五萬精銳可爲出關恢復之計以報皇上特達之恩不意力小任重福過災生于本月初一日教場點兵爲大風所襲頭目昏眩腰背如折多方醫療未獲俊可雖欲強出視事竭蹶軍旅之間與強悍勇猛之人上下其議論指麾其進退使一一就紀律按節制勢不可得且臣自蒞任以來才拙效微謗疑叢集陰陽之患

與人道之患夾至交攻非臣藐軀所能堪受計惟有返臣初服就醫江南苟延性命而已其一應練兵事務自有道臣聞鳴泰袁崇煥在但要經臣不掣其肘稍寬其費定能一一幹辦紆皇上東顧之憂正無俟臣支離攘臂其間也倘臣此身未即填溝壑邊方有急尙可出爲朝廷效一割之用雖糜骨碎軀萬死不恤蓋臣所能爲者人也所不知者天也伏祈皇上諒臣無他憫賜骸骨俾得齋志南歸輟轉屬下卽是高天厚地無窮之恩雖然臣竊聞之忠臣不以去國而忘君今西虜抵關挾賞者將以數萬計併舊額新增非十五六萬金不可臣謂與其無故而漫予之不若因其勢而善用之臣已諭講賞參將張定守備閻守信必要西虜于杏山一帶割營兩

丙十四 何集一

十五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道臣卽以臣所挑選壯兵二萬駐劄甯遠城一萬分駐前屯衛中前所專意訓練無事則屯田有事則固守用車戰火攻彼此相爲犄角奴酋必不敢越杏山而西使腹背受敵以遺我擒如此危關不期固而自固京師不期安而自安俟水兵大集便可燒斷三岔河浮橋夾攻廣甯而河西可以盡復河東亦可漸圖此機會萬萬不可失者惟皇上下勅速賜施行軍國幸甚病朽微臣哀鳴無次惟冀恩准放去便當遠離不勝戀闕傍徨隕涕待命之至

大有爲疏爲無益格不上

奏爲當大有爲之時遇大有爲之主敬陳大有爲之政以成大有爲之治事臣向爲礦稅速繫四年獄中受學于先臣馮

應京教以兵法及經世實用諸書謂大亂之後必有大治教臣藏器待時出所學以應革故鼎新之運昨于天啟七年八月見皇上登極煥然誅大逆不道之魏忠賢及諸奸黨不動聲色而撥亂世反之正伏而歎曰此大聖人作爲神武而不殺者也使得人以輔之陳說皇王之大道見諸行事唐虞三代可坐而致至崇禎六年二月見聖諭爲學校一事洋洋數百言皆典謨訓誥語也就中要講小學與社學以端蒙養生員要按會典及提學勅書內教尙行誼不專論文優劣教官不許衰庸充數海內之士有潛修碩德純孝鴻才清直剛方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應先歷推知又伏而歎曰此又大聖人作爲超出尋常

丙十四 何集一

十六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萬萬者也使得人以輔之將順其美而會通其變盡復太祖高皇帝之良法美意是卽唐虞三代何多讓焉奈當事者不稽國初之典章惟狂近時一切之陋習膠柱鼓瑟堅不可破爲可憾耳古帝王之治法盡在太祖皇明制書中班班可考第求皇上會其神不失其舊師其意不泥其迹如是而天下已大治矣臣請得而臚列之可乎其一爲科貢太祖時見舉業所取士不適于用罷天下考試行鄉舉里選法者十餘年無奈當日諸臣不能仰承德意以致古今極盛之大典僅供一時記誦之小儒中式後又不遵太祖五事之試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于六藝算通于九法律觀其決斷安所得文武政事之才而用之況國初

生員惟有廩膳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每歲  
考選資性純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貢一人入成均肄  
業並無衰老劣行冒濫其間及入成均諭國子生日古之學  
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今天  
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又于諸生中選才  
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  
經濟之學以期大用行積分法積至率性堂即授以翰林院  
宮僚科道等官一時名臣輩出不可勝紀他不具論即如各  
府州縣戶口錢糧魚鱗圖冊皆監生清察所造天下水利塘  
堰皆監生人材所修築可以概見豈若後之納馬納粟并隸  
卒姦盜一概濫收壞太祖良法美意莫此爲大皇上毅然將

丙十四

十七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援例中止最爲賢關生氣恐諸臣不能實舉國初選貢法以  
應之耳此科貢之當議者一也其二爲館員太祖初克婺州  
時以書幣聘大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入見大喜命有司設  
禮賢館處焉此館員所繇始也嗣後徵聘不絕于是弓旌相  
望于道至有以官詹相授者又諭吏部凡徵到儒士年六十  
以上者選授翰林餘選各布按司屬用其謙侍讀張信侍講  
戴彝有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且夕在朕  
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  
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議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  
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是翰林所重者在人才  
不在科目在實用不在虛文未有以少年科第倖入詞林便

養尊處優自少至老不知民生政治爲何物者一旦當平章  
軍國之奇識見不精膽氣不壯執持不足猷畧不富徒以人  
國僥倖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且歷朝以來繇外官入  
閣者甚眾其最著者爲楊士奇黃淮張孚敬桂萼諸臣勳業  
爛焉亦未有以天祿石渠爲私窟絕不放外官一人大拜者  
此館員之當議者二也其三爲屯政太祖時每屯軍一名授  
田五十畝合天下計之共得屯田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  
九頃今所存者尙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頃應得屯軍一  
百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八人每分納餘糧六石正糧十八  
石合正餘二項共計糧三千一十萬五千一百二十石皆徵  
入倉以時給放無事則爲坐糧有事則爲行糧軍行糧從調

丙十四

十八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遺甚易太祖自謂朕養軍百萬不吃民間一粒米者此也今  
餘糧雖免正額尙存若兩京各設有風力屯田都御史兼兵  
部侍郎一員分管天下屯務要清舊額一一如數只據見在  
某人卽充屯軍不必問其原籍與否四方有事何患無兵軍  
興之際何患無餉此屯政之當議者三也其四爲鹽法太祖  
時每竈丁鹽一引四百斤官給工本米一石有餘鹽者二百  
斤又給米一石貯之于倉官自發賣于各商有私自交易者  
絞後官不給工本米聽各商執引買于竈戶又改絞爲贖徒  
則法輕易犯私販與竈戶享無窮之利而官鹽反壅滯不行  
各府州縣年終銷引皆是虛名不過用賄買銷而已又成祖  
文皇帝邊商中引之法每一引納米二斗五升則本輕利重

各商爭屯田塞上以納本色九邊米穀草料俱賤士飽馬騰  
人樂爲戰而貪官汙吏又不得折入私棄真公私兩利之善  
物也自葉淇受賄亂法倡爲加額改折之說此說一行各商  
祇納折色于運司無一人屯田塞上者而米穀草料價目騰  
貴甚有斗米銀四錢束草銀數分者兵愈貧而氣愈餒虜愈  
富而勢愈強是鹽法壞而九邊與之俱壞罪可勝誅哉此鹽  
法之當議者四也其五爲錢法太祖時錢鈔兼行權總歸于  
戶部禁民間只許用銅錢僧道只許用銅鑿其餘一槩不許  
則銅多而價賤官錢每文重一錢每千值銀一兩一切賞資  
俸糧之類皆以錢從事故錢行如流水官民兩受其利有私  
鑄者斬法至嚴也至于今而弊極矣誠有如聖旨所言非鉛

丙十四

十九

金匱要略  
附氏校印

非銅狀如鵝眼利歸貪婪之手官無三倍之息良可慨歎且  
兩京開鑄銅鉛米炭皆貴而出產與處莫近于荆州又美  
賤于荆州誠特設戶部侍郎兼都御史一員司官二員皆選  
廉能有爲者駐劄其地分廠開鑄貨愈賤而本愈輕爐愈多  
而利愈大以南都各廠一爐計之除工本外每日可得銀二  
兩二錢五分以一千爐爲率日可得銀二千二百五十兩一  
歲所入何止八十萬兩有奇而荆州所入當兩倍于南都只  
在有心想者一權衡其間而私鑄自當絕迹矣此錢法之當  
議者五也以上五款奉皇上近旨遵太祖舊章而通變其間  
非臣之臆說也至于救時急務亦有二端推廣太祖未盡之  
緒仰體皇上求治之心爲中興之必不可緩者一曰選將練

兵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危矣二虜虎  
視于東西山賊海寇鷗張于南北而流寇與土賊到處生發  
何異坐破屋乘敵舟左支右吾實難爲力非破盡資格略去  
故套廣求于文武中外大小廢棄諸臣山林藪澤困窮隱逸  
之士必得眞實知兵如孫子所云智信仁勇嚴之大將推誠  
降禮而分任之未可得哉甯而底定也大將既定偏裨以下  
卽于練兵之中求其技勇智力出十人五人之上者爲什長  
伍長出百人之上者爲百總將百人出千人之上者爲千總  
將千人出萬人之上者爲萬人之長將萬人而一統之以大  
將大將而下以遞相制教之以行陣攻圍擊刺之法長兵短  
兵火器車馬之用結之以恩制之以威雖使赴湯蹈火不敢

丙一四

二十

金匱要略  
附氏校印

有貳隊長陣亡則什伍皆斬哨長陣亡則隊長皆斬百總陣  
亡則哨長以下皆斬千總陣亡則百總以下皆斬營將陣亡  
則千總以下皆斬大將陣亡則副將以下皆斬恩信在前嚴  
刑在後自然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如此則千萬  
心同一心千萬人如一人而後隨機應節擇利而用之或爲  
正兵或爲奇兵正兵以當敵奇兵以制勝九天九地變合無  
窮未有不取勝者此兵將之當議者一也一曰擇相用人語  
曰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輔臣之謂也又相道得而天下理  
反是則相道失而天下亂不問可知者今天下治乎亂乎是  
在皇上秉心宣猷考慎其相而已然擇相亦甚不易必有天  
下之大學問然後能通天下之志必有天下之大識見然後

能斷天下之幾必有天下之大度量然後能容天下之技必  
有天下之大膽略然後能定天下之危必有天下之大才猷  
然後能辦天下之務必有天下之大操守然後能勵天下之  
節六者全乃稱命世之賢相得此一二人提綱挈領于上自  
能爲朝廷擇大冢宰大司馬大司農三人而天下治矣大冢  
宰得人必能爲朝廷擇賢能有司道撫按而天下無愛錢  
之文官大司馬得人必能爲朝廷擇知兵大帥與參遊都守  
千把總而天下無怕死之武官大司農得人必能爲朝廷清  
核屯田整頓鹽法錢法與夫生財一切大道而天下無捉襟  
露肘之縣官如是而國不富兵不强人才不輩出小民不向  
化臣不信也近之而三代遠之而唐虞何不可及之有豈區

丙十四

何集一

二十一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區小康未治可望萬一哉又見邇來皇上留心民隱加意眞  
才欲以知推同考庶常二三甲進士強半補外練習民事此  
又大聖人作爲仰合太祖勤民之至要而文武兩途鄉會兩  
科內外兩秩一體並重一旦疏通尤爲公天下之大端是皇  
上眞以大有爲之才當大有爲之世行大有爲之事者微臣  
世受國恩罪廢之餘無可補報深恐當事諸臣未能一一仰  
承皇上之睿算共成大有爲之業用是不避斧鉞畧陳所學  
太祖之典章與時事之最切者數款爲皇上廣善繼善述之  
大孝成本朝第一之治功使千萬世之下稱大明崇禎皇帝  
與古之二帝三王比隆共烈不亦休哉況法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大易之言可爲明徵惟求皇上省覽斷在必行天下

幸甚臣愚幸甚

留都增設城垣疏不果上

奏爲增設留都城垣以衛孝陵以固根本事微臣世受國恩  
再經罪繫放歸田里困賤自甘本非有奇能異策可以仰答  
明時上干天聽但自以縲囚之餘復得含齒戴髮于南都重  
大之地感時觸事忠不悉心蚤思夜慮亦幸有一得之愚有  
不能不爲皇上陳者臣前贊畫遼東見虜勢日盛疏請于永  
平府外臨河倚山增立邊牆一帶設巡撫總兵官各一員督  
兵三萬鎮守其地可免虜騎突入之患奉先帝聖旨切責任  
事諸臣經撫各抗疏詆格因罷不行至庚午虜遂直達京師  
抵良鄉大掠而去既聞流賊南下上記都察院兵部尙書乞

丙十四

何集一

二十二

金陵叢書  
顧氏校印

合疏請造大城于池河大柳之間添設兵部侍郎兼僉都御  
史一員專管清理屯務訓練其眾一時可得兵數萬聯絡氣  
勢上援陵寢下障江淮留都可恃以安枕而當事者不能用  
以致鳳陽殘破祖陵震驚此皆前事之不幸而中者也留都  
自高皇帝定鼎合數城爲一週垣九十六里郭垣倍之外有  
長江之險內有重城之固攻之則難守之實易乃自多事以  
來所恃惟有長江天塹而守城一節輒厯深憂何也城太大  
則氣力易分地太廣則姦宄易匿城中朝市居民皆偏集東  
南人煙稠密圍圓木柵保甲之法可行卽有奸詐不逞之徒  
猶無所留處西北山林回互地大而人稀僧寮尼舍羣取而  
僻匿者不可勝紀奸人之所交搆往來棲伏其間者實繁有